

合 卷

女姜春天易病入夏就好，完全看不出病容，她自小如此，紂王直到庚子芒種才與女姜合卷成禮。這種禮儀在殷地朝歌天天都有，紂王女姜行合卷禮，並沒有禮儀，也勿須詔告世人。

女姜當日一早盛裝，自孟門出，車行到離宮，也沒引起人們的注意，一群女眷簇擁著她坐車去，隔三日再去接回來，日後形成慣例。

離宮只適合男人居住，一點也不適合女性居住。那裡太簡陋了。

紂王不肯築新宮室，他只想築台。宮室、居室，對他而言都一樣，離宮已經很好了，這裡曾是帝乙的居室，紂王帝辛非常想念父親帝乙。

女姜和紂王很恩愛，那些孟門的女眷看得出來，女姜很喜歡紂王，紂王對女姜也溫暖和煦。可惜女姜體弱，經不起長住離宮。在離宮，侍女能住的居室不多，離宮已經有侍者五人，娘、姨兩人，嬪嬪退休了。女姜和其他女人們要湯要水都不方便，竈腳裡面只有柴米鹽醋，其餘一概沒有，連皂胰子也不用，離宮太簡陋了。

孟門就豐盛多多，屋室寬敞，房屋連棟，水榭有大水池，大院子邊有井，夏日還能湃水果。就是用竹籃子盛水果，吊入井裡用涼水鎮，夏天井水涼，湃過的水果拿出來，涼涼的很好吃，井水自古就是人民的天然冰箱。

竈腳裡有柴米油鹽醬醋茶，蜂蜜、麥芽糖等，各種調味品，甚至芝麻、胡麻、椒、白豆

蔻……，多不勝數。

香料自古就是女人喜歡的物件，能吃能用、還能治病。

離宮是男生宿舍；孟門是女人們的遊戲場所。

紂王有時候也去孟門探望妻子女姜，每次他去孟門，一屋子的女人、小孩繞來繞去，繞的他眼睛都花了，一個都叫不出名子來，年輕的女孩，大都是大夫們由各處送來的失養女童，交由孟門的嬖嬖、娘、姨們養育教導，及笄後，要嫁要留悉聽尊便，由各家的尊長領回去嫁人。若不肯嫁人，留下來當侍女或是娘姨以至於嬖嬖。

男孩十二歲前可以留在孟門和女眷們一起居住，十歲開始習萬人舞，就要留心找師父拜師或受教育，如體弱無法外出，也是由家長們領回，到右學或是左學習藝。

失養的小兒多來自父再娶，母再嫁的人家，後爹後娘容不下他們，或是家裡不合教養他們，才送來孟門養，孤兒比較少。

在孟門，端湯、送水，連擰布巾都有人做，紂王不必親自動手，事事樣樣，早有人做來給他，紂王不習慣由人伺候，他自小習慣自理生活。孟門的飲食精美，器具精緻，這些女娘們閒來無事，專做這些無用的華美器具來使用。

紂王每次去孟門，每次都像被打磨過一樣，整個人變得光滑無比，孟門裡的女娘們只差沒把他抓去用鬃毛刷子刷洗。難怪後世人要說紂王荒淫好色，看著孟門裡住的那麼多女人，還有自己的妻子，那麼優渥、豐盛美好的生活，觸眼都是華麗又精緻的物品，使用的都是精工雕琢的器具。那麼多女人伺候，只要眉梢眼角略動，立刻有人送茶、遞水，端盤子來，女人們太細

心了！

沒見過世面的人，或是把持不住的人到了孟門，絕對無法好好的活著出來，三魂七魄都會留在那裡。

相比之下，離宮就寒酸多了，合巹禮前，紂王只覺得不好在大堂的眠床上行禮，著人又把眠床給搬回後堂，大堂另築木台子，仿眠床底部，無頂無柱。

眠床搬回後堂才兩日，孟門的嬖嬖們和侍女來了一大隊人，把離宮後堂布置一新，眠床覆上刺繡的頂帳，裝飾繡簾，懸掛白玉帳勾，抽屜裡放滿乾果，被褥更新，木枕頭移走換成玉枕，說這樣涼頭腦，好睡！來人把紂王平日用的器具都換了，後堂真的是煥然一新。

男人和女人大不同，男人實用者多，女人愛美，老是喜歡那些無用的物件。男人簡約、女人複雜；男人乾脆、女人……：……，是有些麻煩。所以男人如果天天和女人在一起生活，不被同化也會被氣化。可是男人又離不開女人，女人卻時時想著要和男人保持距離。非關安全，而是女人有太多……：……，難言之隱！女人隱疾頗多。

這樣說吧！女人素顏，不喜歡被看見；女人著裝，三心兩意，也不喜歡被看見；女人飲食如果太不雅相，也不喜歡被看見！瞧，女人真麻煩。以上只是一般情況，還有更險惡的情況，譬如說吧，女人月事來潮不喜歡被打擾，女人沒睡好，不喜歡別人叫起，女人心情不好，不喜歡被不喜歡的人關心和詢問……：……女人！夠麻煩了吧！

膠鬲回到殷地朝歌，他帶回兩大車的戎鹽，這可把呂尚給驚呆了！他以為西歧是貧苦之地，沒想到能出產這麼多精美的食鹽。

呂尚把自家的院子騰出來，給膠鬲放置戎鹽，膠鬲還了車，付了工價給押車的同人們，膠鬲現在變成有資產的人了，他要找地方築屋築室。

膠鬲帶回戎鹽的消息，親家也知道了，馬氏高羊家的族人覺得，不能讓女婿寄人籬下太久，這樣不合適將來兩家往來，高羊家不喜歡呂尚為人寒酸，只是礙於大姑姑的面子，不好說。可是南門到北門有段很長的距離，兩家人都不想他們夫妻住太遠。

這覓地築屋難住了膠鬲，反正一時間也拿不定主意，膠鬲也想儘快見到紂王，於是乎，膠鬲請南門管領高羊本人，向大夫提出見紂王的要求，說紂王的姊姊，西歧世子姬發的妻子妹喜已，有物件委託他帶回來。

大夫上報牧師，牧師上報少師，少師召啟問紂王何時有空可見膠鬲？紂王想都沒想直接回答：「現在。」

少師召啟大笑說：「一天都過去大半日了，現在請膠鬲來，他走來天都黑了，你留他吃飯嗎？」

紂王也笑，是啊！這離宮的飯菜，是殷地朝歌最乏味的飲食，無油無醬，有時候甚至無鹽。瓜果都是蒸熟了吃，羹湯都是蔬菜湯，黍稷米麵都做成粗食，一點也不可口，孟門的飲食精良，每回他從孟門回來多積食難化。

離宮的粗食淡飯傳自祖上，一直都是如此，殷家的帝、王、師們多吃粗食，沒辦法，他們要學會專心念唱，需要保持身體的潔淨，積食和便秘都是大忌，雖可飲酒，也要尊祖制，六十歲以後才可飲酒，年紀輕輕就飲酒，太傷身體和氣性！不好。

膠鬲大樂，消息傳來，隔日一早就可以去見紂王。冬天見紂王，他沒有華麗的衣服穿，高羊家把他丈人的禮服借給他穿。膠鬲感動極了，他自小到大，都穿粗布棉服沒穿過禮服，這一身丈人的禮服借他穿，他又感動又傷心。丈人一家待他太好了。

可是這禮服怎麼這麼素淨？土黃色雙織斜紋絲棉布，無花無繡無鑲邊，這……

「這就是殷地朝歌男子們冬天穿的禮服，」丈人高明這樣說。

殷地朝歌男子春天穿白布鑲黃領、黃布滾袖口的長袍子，夏天穿滾邊白短衣、長褲紮綁腿，秋冬穿黃土布長袍子夾棉或鵝毛，單色無鑲邊無繡。內裡穿紮腳褲或大棉褲子，所有穿著打扮一切看天氣。禮服多是布料比較好的布疋，如絲棉、織錦等，華麗些的布疋而已。真要華麗的衣飾，得要家裡的女眷們刺繡縫紉，女子們都愛美，大部分時間拿去精繡自己的衣飾，男子們覺得刺繡無用，也不要。

膠鬲這才明白，呂尚的衣飾原來是這般華美，難怪他看起來如天神般優雅，馬氏高潤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拿來幫丈夫刺繡衣飾，繡花樣成了隱文不落痕跡，她把刺繡當織錦，細細密縫，一般人仔細根本看不出來呂尚穿著華麗，只覺得他華貴漂亮。

膠鬲可是日日和他在一起，他目光如電，怎會看不出來呂尚的華麗。他還以為殷地朝歌人如此，可是又不像。今日他豁然明白過來，原來——人要衣裝。

膠鬲來到離宮，少師和紂王才講課畢，沙盤上還留著一些圖文，膠鬲看了眼熟。他不知道該行什麼禮，只好比照見西岐西昌伯姬昌的禮節行禮，膠鬲上前一步，單膝下跪，舉手橫胸行禮，這可把紂王和少師都嚇一跳，怎好讓客人下跪！

紂王連忙將膠鬲扶起說：「我們殷家人不實行跪拜禮，只要作揖鞠躬就好，」紂王對來客拱拱手。少師也向客人拱手作禮。

這下可把膠鬲給僵住了，這兩人，一個是紂王，殷家殷地朝歌的主宰，一個是殷家少師，他想少師應該是大人吧！怎麼對他這樣一個小民拱手行禮！這種事要說出去別人會相信嗎？這種情況，要是放在西岐，他膠鬲大概會被姬昌叫去挑糞吧！

